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五回 刁國舅恃權誤國 雲太師告老歸林

詞曰：馬背不如牛背，官高怎比清高。江山無口笑人勞，定把青春誤了。
淺水沙灘漁父，近村山內為樵。清風明月兩逍遙，快活一生不了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閒話少說。且言雲太師見刁國舅不畏那王法，在堂前大呼小叫，他便撤案，朝上請下上方寶劍來，叫左右斬訖報來。兩邊答應一聲，即擁上八個杖尉，將刁發除去金冠蟒服，綁將起來，捧了上方寶劍，太師委刑部官監斬。把張賓唬得魂不附體，又不敢討情，只得勉強答應，擁到法場口，只待升炮開刀。那些街坊百姓，人山人海，都擠翻了，個個都道：「殺得好！」正在嘈嚷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劊子手即欲開刀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東南上一片喊聲，那些著的人，就如波開浪裂，分在兩邊，飛進一匹報馬。馬上騎著一個太監，手執金牌，見要行刑，把馬一夾，高叫：「刀下留人！聖上有旨，要親提人犯呢！」這一聲喊處，張賓方才放心，刁發方才有魂，盡在市口等信。那太監奔到堂下，也不下馬，抱著金牌高叫道：「呔！至上有旨，著雲太師審清口供，帶了人犯，到午間候審，聖上發落呢。快些走路，咱家復旨去了！」說完把馬一夾，如飛去了。雲太師聽得這個消息，不敢怠慢，隨即吩咐在法場帶轉刁發，即刻疊齊口供案卷，點清人犯，會同六部眾官，一齊打道奔午門而來。

早有皇門官入內啟奏。不一時傳旨出來，令雲定疊齊案卷，率領犯案犯官刁發、雁翎，切證鍾佩，到通德殿見駕，大小官員俱在午門伺候。太師領旨，即捧了案卷，並上方劍入內而來。有穿宮內監引眾人到內殿，山呼已畢，太師即呈上案卷，奏道：「此是臣同六部法司同審口供實供，望天才聖鑒。」天子看了備細，想道：「論理該定重罪，卻是娘娘再三討情，又過不去，若不問罪，眾臣如何肯依？」想了一會，他問刁發道：「你還是命家人搶的，還是家人自己搶的呢？」這一句分明是吐話把他說。刁發會意，奏道：「實是家奴無知犯法，小臣焉敢如此？求萬歲聖鑒。」天子道：「就是家奴犯法，也是你治家不正之罪。」又問道：「雁翎未曾打你，你如何誣他？稱病不朝，是何原故？」刁發道：「實是雁翎打傷面皮，不敢見駕。」雁翎方欲辯白，鍾佩早上前奏道：「臣昨早尚見國舅，面上無傷，如何謊奏？」天子聽了，假意怒道：「似此玩法，本應重處，且看初犯，降三級，罰俸一年，在太平莊修過候補。」刁發謝恩，跪在一邊。天子又降旨道：「雁翎無過，官還原職。雲定、鍾佩審犯有功，各加一級。紅氏著伊父母領回。眾官各安原職。謝恩。」聖旨一下，眾官謝恩各去。不表。

目言那刁國舅受這一場凌辱，滿面羞慚，心中懷恨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慢慢的候他三人便了。」回侯府安息一兩日，偷空又到西宮與妹子作別道：「我這一回到山莊，不知何日才能起官，復來聚會。」說罷不覺俯伏刁后面前大哭起來。正是：奸人多淚，慣買人心。刁后見兄流淚，勸道：「哥哥不必悲傷，好生到莊將息將息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我自代你設法，官復原職便了。」刁發說了，辭出回家。收拾上莊走走不題。

再言雲太師因為這件事鬧了三天，連兒女學也未曾上。那日忙定，朝回無事，命家人傳單，邀請文翰林、鍾侍郎、雁都統次日到府宴飲，送子攻書。家人領命去了。出日無話。次早，先是鍾佩著人送了禮，自己帶了孩兒鍾山玉來至相府，拜見相爺。相爺看見山玉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，心中歡喜。問他幾句言詞，他雖小小年紀，真正卻好，太師越發歡喜，道：「年兄好個令郎，真大才子也！」鍾佩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說話之間，雁翎、文正一齊而來，太師降階而接。先是雁翎過來相謝前日審問之恩，然後文翰林上前見禮，禮畢，四人坐下，安童獻茶。敘了幾句寒溫，太師就請文翰林等四人到書房，先是太師拈香謁聖，後是文正帶領三個學生拜過聖人，然後是雲文、鍾山玉、女兒雲素暉一一拜師已畢，太師就留鍾、雁二人在府盤桓一日。

當晚設席款待文正，花廳上張燈結綵，笙簫細樂。安坐已畢。文、雁一席，二席是太師、鍾佩并三個學生相陪。吃酒中間，文翰林欲試三人的聰明如何，抬頭見壁上掛了一口劍，便出一對道：「『三尺劍』，你三人對來。」鍾山玉也不思想，接口對道：「五車書。」素暉見山玉對了，他也不管乃兄對不出，便輕啟朱唇對道：「七弦琴。」二人對完，太師大喜，各把了一盤果子，道：「對得好！」只有雲文想了半會，對不出來，鍾山玉道：「大哥，我代你對對罷。」隨下席來，「一爐香。」文正一聽，心中大喜，道「好！」雲太師哈哈大笑道：「好才情！不愧御史風流矣！」遂乘酒興問鍾佩道：「我看一子一女，貌與才總好，老夫又且與兄相好，真算得好親家了。只恐小女有辱令郎，這便如何？」鍾佩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愚父子之萬幸也。」雁翎道：「待單職為媒。」鍾佩即在兒子項下取下金鎖送與雁翎道：「就煩為媒便了。」雁翎即取了，帶在雲小姐項上，道「恭喜太師！」太師道：「不敢，有勞了。」遂各大笑。是日盡歡而散。自此，山玉遂在雲府攻書，太師、夫人□分相愛，只有雲文心中不悅。不覺光陰如箭，日月如梭，早已中秋佳節。相府張燈結綵，慶賀中秋，且自不言。

單言天子朝罷，駕至西宮，刁后遠遠來迎，甚是慇懃。天子就在西宮玩月。刁后設宴，自然是笙簫細樂，與眾不同。飲酒半酣，刁后托玉杯進上，自道：「願吾王萬壽無疆，如中秋皓月，歲歲常時。」天子大悅，接酒一飲而盡道：「多謝卿家」不覺有六分醉了。刁后即便跪下奏道：「臣妾之兄刁發，蒙恩降在太平莊修過候補。臣妾昨日歸家祭祖，見他□分憔悴，自怨犯過，幾次尋死，苦之至矣。臣妾討恩，求主公於秋選時，大小賞他一官，得在左右，一者日日伴君，他也不能再犯罪過；二者得其薄俸，亦可餬口。乞吾主開法外之恩，妾不勝幸甚。」說罷，淒然下淚。天子聽了，道：「何須如此，朕明日著該部議奏便了。」刁后謝恩，當晚無話。

次日早朝，天子傳旨，著該部議缺，復刁發之官。六部領旨去了，不表。再言刁后忙差人到太平莊送密信與國舅知道。那刁發一聞此言，滿心歡喜，隨即收拾，離了太平莊，飛奔皇城，到了侯府，命家人挑上了五千兩銀子，到吏部通了關節。次日又請吏部和禮部二位大人飲酒，說通了官缺，不問大小，只要一個有權的衙門才好。二位部堂道：「這個不勞侯爺吩咐，卑職們自然盡心就是了。」刁發道：「若得周全，日後彼此皆有照應，少不得在娘娘面前道及二公盛意就是了。」二人道：「豈敢。」當日酒散各回，再三叮囑。

吏部回去，將天下眾官的簿子拿了一看，缺雖多，皆不合例。因有外缺，是雲南總督，內缺是司禮監、禮部侍郎、皇門標本官。遂將四缺議定寫本，會同兵部早朝奏。天子一看，想：「這雲南總督，乃是遠方重任，國舅去不得，只有皇門標本，不離左右，倒還合宜。」遂批判事。即入朝謝恩，即日領了印綬，到任以後就威風起來了。官職雖小，因他是國舅，且這皇門官，任你滿朝文武大小官員，凡有本章，都在他手裡出入掛號，好不有權。到任之後，那個不來奉承，這侯府比先前更分外熱鬧了。

這風聲傳入雲太師耳中，太師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這奸賊得了權，好來有仇必報，我們俱不得安生了。我身為宰相，位極人臣，平生之願足矣，何苦將來把命喪在賊手中？且年高子幼，何必與他爭名爭利、為冤為仇？不如告老還鄉，逍遙山水，以樂豐年。豈不為妙！」遂草成一本，次日早朝，不由皇門官，他親自面聖，呈上本章。天子接來一看，驚道：「輔理山河，非卿不可。歷任以來甚得朕心，為何一旦舍朕而去？」太師奏道：「蒙聖上恩典，恨無可報，近日臣年衰有病，不勝重任，恐一有疏虞，反招重罪。」天子不肯，太師再三苦奏，天子方才說道：「卿既不願為官，朕一切國事不能離卿，今不准還鄉，賜良田千畝，就於城外另起相府，與卿居住，享田園之樂。平日免朝，一月見朕一次，設有大事，以便召問。」天子說罷，即御筆親批本後。太師不敢再奏，只得謝恩退出。回到私衙內，同夫人商議收拾，預備搬家，又將他手中一切政事，交代該吏部存奏，這且不言。過了兩日，聖旨傳下，著戶部尚書交代，欽賜良田，又看工部尚書督工，離城□里，監造相府。工部領旨，不敢玩慢，隨即戶部交田，工部即自請太師遷地造府。太師擇定，離城□里，地名桃花店落賢莊。太師定了尚不到一個月，相府造完。工部、戶部交旨已畢，天子送御宴，各官賀喜。天子又賜蟒袍、玉帶、靴帽等件。太師當日就將御宴款待眾官，盡歡而散，不表。

單言刁國舅那日也送太師飲宴而回，進得書房，有家人呈上兩封邊報。國舅拆開一看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好了，有事報鍾、雁二人的仇了。」

未知如何報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